

论语义阻碍在英语词位构成三个层面的表现

双文庭, 杨 玲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5)

摘要: 英语的词位构成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来观察。将英语中的语义阻碍现象纳入词位构成系统来研究, 可以方便地看到语义阻碍现象的各种表现形式及结果。宏观层面的语义阻碍是对受阻词位的彻底抑制, 中观层面的语义阻碍往往是对某一词位理论上应具有的某一义项的抑制, 而微观层面的语义阻碍则是词位屈折变化中不规则变化对规则变化的阻碍。语义阻碍不同于语义限制, 前者发生在一个事实上存在的词和另一潜在的词之间, 而后者则发生在单词内部, 指的是词内的各构成语素之间存在语义上矛盾, 从而使得该词位不能成立。语义阻碍还可能渗透到句法之中。深入观察语义阻碍看似失效的种种情况有助于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词汇及词义的深刻理解和精准运用。

关键词: 英语词位; 语义阻碍; 三个层面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 (2017) 5-0021-07

一、引言

美国学者 Cruse (1986: 80) 认为, 一个词位 (lexeme) 就是一族词汇单位 (a family of lexical units), 一个词汇单位就是一个单一的词义与一个词汇形式 (lexical form) 的联合, 词

汇形式是由屈折形式 (inflection) 不同的单词形式 (word form) 的集合抽象而来的。为便于直观理解, 我们结合英语动词 obey, 将 Cruse 的上述观点用表格形式呈现如下^①。

| | | | | |
|------------|-----------------------|----------------|--------------|---|
| 词位 OBEY | 词汇单位 1 (义项 1+词汇形式) | 义项 1: 服从 | 词汇形式 obey | 单词形式 obeys (屈折变化 1) 单词形式 obeyed (屈折变化 2) 单词形式 obeying (屈折变化 3) |
| | 词汇单位 2 (义项 2+词汇形式) | 义项 2: 遵守 | 词汇形式 obey | 单词形式 obeys (屈折变化 1) 单词形式 obeyed (屈折变化 2) 单词形式 obeying (屈折变化 3) |
| | | | | |
| | 词汇单位 n (义项 n+词汇形式) | 义项 n: | 词汇形式 obey | 单词形式 obeys (屈折变化 1) 单词形式 obeyed (屈折变化 2) 单词形式 obeying (屈折变化 3) |

收稿日期: 2017-01-02; 修回日期: 2017-08-15

基金项目: 国家重大社会科学项目“基于本体演化和事件结构的语义网模型研究”(11&ZD189);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基于句法论元的英语动词名物化词语的语义所指研究”(15D006)

作者简介: 双文庭, 男, 教授, 博士生, 研究方向: 语义学

杨玲, 女, 硕士生, 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

不同的学者对词位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Cruse对词位的阐述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看待英语中的词位概念。宏观层面是指一个词位作为词典中的一个词条,中观层面侧重词位的某一个义项,即Cruse所说的某一个词汇单位,微观层面侧重的是词汇形式的各种语法变体。例如,OBEDY作为一个词位从宏观上看,意义是不具体的,因为它是一个由多个义项组成的意义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单位,就如同音位是一个抽象的单位一样。当我们关注具体的某一义项(如遵守义)时,对该词位的观察已经从宏观层面进入到中观层面。若进一步关注某一具体义项的表现形式在句法结构中的动态变体形式时,便进入到了该词位的微观层面。

学习英语的人,尤其是非本族人,当词汇学习达到一定阶段后,会对词位的构成培养出某种预见或推理能力,尤其是基于派生规则而构成新的派生词位的能力,但有时这种预见或推理是不太正确的。笔者曾参加过一次中学生英语词汇能力调查的部分工作,任务之一就是测试考察中学生英语词形变换能力,其中有这样一道填空题:He could not control his _____ (angry).该题的正确答案显然是angry相应的名词形式anger,但笔者在查阅学生答卷时发现有些填angriment*的,虽然不正确,但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在英语词汇学习方面的推理能力。如果我们将该问题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看,angriment*之所以不能成立,主要原因就是语义阻碍(semantic blocking)。

根据Carstairs-McCarthy(2002: 91)的观点,语义阻碍指的是一个词(可以是简单词或派生词)若具备某一特定意义,其存在会抑制另外一词通过形态派生(即便是通过正规的形态派生手段)来获得与第一词相同的意义。从纯理论上讲,英语中可以有cowlet*和sheepling*这样的词(如同piglet表示小猪,gosling表示小鹅一样),分别表示小牛和小羊,但实际上这两个词均不存在,因为英语中已经有了表示上述两概念的词语calf和lamb,而且是最简形式的,不属于通过添加词缀而形成的。有的学者,如Haspelmath和Sims(2010: 125),

将上述语言现象称为同义阻碍(synonymy blocking)。上述情况属语义阻碍对英语词位构成产生影响的一种比较典型的方式,即直接阻止某一词位的出现。但这不是唯一的表现方式,语义阻碍还有其他表现方式。笔者认为,只有将这种语言现象放在词位构成系统的框架中来观察才能看得比较全面和彻底。

为了研究和表述方便,我们提出四个概念:参照词、派生基础词、派生目的词和阻碍词^②。参照词是指英语中已经存在的且往往体现某种构词规则的词,如piglet和gosling似乎分别暗示表畜类动物的词添加后缀-let,表禽类动物的词添加后缀-ling,均可表示小之义。派生基础词是指拟以之为基础进行形态变化(主要是派生变化),从而获得所期望的某种意义的词,如cow和sheep。派生目的词是指为了获得所期望的某种意义,根据参照词的构词规则对派生基础词进行派生变化后而形成的词,如cowlet*和sheepling*。换句话说,派生目的词就是基于派生基础词的派生词,本身可能并不存在,也可能存在,只是意义与我们所期望的不同而已。阻碍词是指英语中已经存在的且意义对派生目的词的产生会起到抑制作用的词,如calf和lamb。对英语本族人而言,派生目的词是否存在一般是比较明确的,但对我国的英语学习者而言,这种判断可能会有一定甚至较大的难度,经常需要通过词典来核实。这种判断和思考是值得鼓励的,因为它使英语词汇学习变成了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如英语学习者能对语义阻碍有所了解,则会让英语词汇的学习和使用事半功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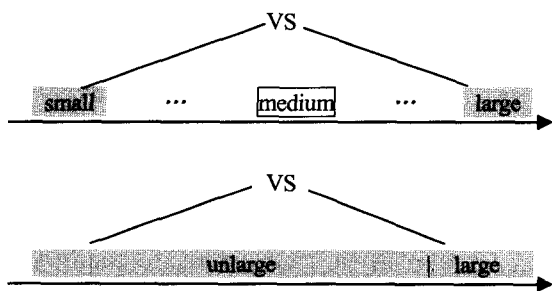
二、语义阻碍现象的表现形式

从英语词位构成的三个层面来看,语义阻碍主要是抑制新词位的产生,即在词位构成的第一个层面就产生抑制作用。这种阻碍也能发生在词位构成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某一词位之内理论上应该存在的一个义项实际上并不存在,主要原因是已有另一词位来专门体现该义项。语义阻碍发生在词位构成系统的第三个层面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如did会阻碍doed*的出现。

1 第一层面:简洁词位对派生词位的阻碍

这种形式的阻碍是指由于阻碍词(通常形

式相对简洁)的存在而致使派生目的词(通常形式相对繁复)无法存在,也就是说,阻碍词彻底抑制了派生目的词的产生。这种阻碍发生在词位构成的宏观层面,是对理论上可能出现的词位的彻底阻碍。英语形容词 *large* 有现成的形式简洁的反义词 *small*, 所以 *unlarge** 的形式就被阻碍。这种情况的语义阻碍属最典型的语义阻碍。*small* 对 *unlarge** 的阻碍可以从语义和构词法自身的视角来找到答案。从语义上看, *large* 和 *small* 属于相对反义词(contraries), 分别位于一组相关概念的两极, 其间还可以有 *medium* 等中间状态和其他一系列渐变状态。当我们将上述二词视为反义对立时, 往往是凸显两极的差异, 而淡化中间状态。假如用 *unlarge** 来替换 *small*, 则此时反义对立的情况已经由原来的相对反义词变成了互补反义词(*large* 和 *unlarge** 显然是互补的, 就如同 *present* 和 *absent* 一样), 也就是说, *unlarge** 所涵盖的语义显然已经不只是与 *large* 对立的另外一极的 *small* 了, 而是同时涵盖了 *medium* 等各种状态。这种变化显然已经不符合人们对相对反义词的基本认识了, 因为它已经将梯度分布比较明显的一组概念偷换成了一组语义上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概念, 上述差异可以通过以下图示直观地体现出来。



进一步观察英语语料后(如 *right/wrong*, *correct/incorrect*)发现语言的实际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能够说明这种复杂性的一个较为直接的问题是英语中既然有 *wrong*, 为何又有 *incorrect*, 换句话说, 为何形容词 *wrong* 没能阻碍形容词 *correct* 的反义派生形式 *incorrect*。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不止一个, 但根源可以追寻到概念和词位的关系。笔者认为, 英语民族在对正确度这一概念进行词汇化时采取了细颗粒度(*fine-grained*)与粗颗粒度

(*coarse-grained*)两种思维方式, 分别服务于精准表达和普通表达。这两种思维方式在语言世界内词汇化后的结果便是围绕正确度这一概念而形成的两组不同的词位, 一组是语义上可区分程度的(*gradable*) *right* 和 *wrong*, 为相对反义词, 是思维上细颗粒度的体现; 另一组是语义上不可区分程度的(*non-gradable*) *correct* 和 *incorrect*, 属互补反义词, 是思维上粗颗粒度的体现, 上述观点可以通过语料库得到验证。在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http://corpus.byu.edu/coca/>)中, 我们用程度副词 *very* 与 *incorrect* 组合成正则式 *very incorrect*, 然后进行检索, 所得到的结果为零, 这说明 *incorrect* 属不能区分程度的互补反义词, 而用 *very wrong* 作为正则式得到的结果则为 515 个, 这说明 *wrong* 是一个很常用的可区分程度的形容词。

针对同一概念同时进行两种互不相容方式的词汇化, 说明人类在通过词汇化方式反映思维层面的概念时明显地打上了主观性和灵活性烙印。尽管这种区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但既然进行了区分, 就不能随意混用, 使用中要各司其职。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形容词 *wrong* 也就无法对 *incorrect* 实施阻碍了, 语料库检索的结果也能说明二者是如何各司其职的。在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中, 包含 *right or wrong* 的搭配有 953 个, 包含 *correct or incorrect* 的搭配有 76 个, 但包含 *right or incorrect* 的搭配为零, 包含 *correct or wrong* 的搭配也十分少见, 仅有 3 例。如果 *wrong* 真的阻碍了 *incorrect* 的出现, 则 *correct* 在需要体现对比意义的时候就孤掌难鸣了。

2 第二层面: 专词专义对一词多义的阻碍

词位 X 若有 n 个义项, 其中一个理论上应该存在的义项由于有词位 Y 来单独表述, 从而造成词位 X 的义项实际上只有 (n-1) 个, 也就是说, 词位 Y 的存在阻碍了词位 X 多义性的充分发展。这种阻碍属中观层面的阻碍, 阻碍词虽然没能彻底阻碍某一词位的出现, 但却阻碍了该词位的某一个特定意义的出现, 这个受阻的义项仅仅是理论上可以成立的。正如 Blutner 和 Solstad (2001) 所言, 语义阻碍并非总是彻底的, 也可能是局部的。Jäger (2007) 认为, *chicken* 和 *lamb* 可分别表示两种动物的

肉,即鸡肉和羔羊肉,但 pig 并不表示源自该动物身上的肉这一意义,主要原因是由于该义已经由一个专门的词位 PORK 来表示了。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某一概念(如猪肉)的使用频率较高,用一个专门的词位来表达该概念会使交际更加准确无误,从而大大提高交际效率;其二是如果将该概念凝固到一个现有的其他词位(如 pig)上,则会增加这一词位的义项,在交际中对该词位不同义项判断的负荷会加重,会降低交际的效率。

这种类型的语义阻碍还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为了避免某一派生目的词 X 的多义性过于复杂,而刻意不让 X 以正常的词位出现,代之以 X₁, X₂, X₃……等变体形式(variants),这些变体形式分工协作,分别承担 X 的某些义项。简言之,这种形式的语义阻碍^③是用两个或多个派生目的词来阻碍一个从理论上讲语义概括性更强的派生目的词的出现。上述情况最典型的表现方式是英语中的某些动词在通过添加派生词缀实现名物化之后的语义分布情况。这里所说的 X 是指基于动词词根 x 的名物词形式^④。例如,commit 是一个十分常用的多义动词,但该动词却并没有一个可以和它所有的义项相关联的总的名词形式,而是用 commission, committal 和 commitment 三个不同的派生形式来分工协作,表达与原动词各种不同含义相关的意义。commission 表示委托之事等义,committal 表示收监、拘押等义,而 commitment 则表示承诺、许诺等义。这种分工显然有利于精确表达和高效理解意义。类似情况在英语中是很常见的,如 admit 是个多义动词,但名词化后针对原动词的不同义项采取了不同的名词化方式,表示准许进入、获准入学、入场费、门票费等义时采取的是 admission 的形式,而用作单纯的准许进入、进入权之义时采取的是 admittance。这些语言事实也从侧面验证了 Plag (2006: 553) 的观点,即作为一种限制词汇构词能力的一般因素,类型阻碍^⑤(type-blocking)这种提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

3 第三层面:词位语法变体中不规则变化对规则变化的阻碍

语义阻碍产生作用的范围还可以延生到词的语法变体,即词位的单词形式,这属于词位

构成的微观层面。Lieber (2009: 198) 认为,英语中由于有 went 这一形式,从而使得 goed* 这一形式无法成立,这也是语义阻碍的一种常见情况。但上述情况即使是对英语初学者来说也是相对容易掌握的,一般不是语义阻碍研究的重点或难点。英语中有些词位可有多于一种的语法变体,但这些语法变体相互之间不一定构成语义阻碍。若不构成语义阻碍,这些变体之间往往各表其义,或者表义范围有所差别。例如,名词 brother 的两种复数形式 brothers 和 brethren 都能成立,但意义显然就不会相同了。前者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复数形式,而后者则属古旧的复数形式,虽然一度也是 brother 的常规复数形式,就如同 children 为 child 的复数一样,但在当代英语中,brethren 一般只用在宗教语境中,特指(同一宗教团体中的)教友、成员。mice 和 mouses 在当代英语中均可作为名词 mouse 的复数使用,而前者只表示老鼠,而前后两者均可表示鼠标。在 Google Books: American English 语料库(<http://googlebooks.byu.edu/x.asp>)中,用 computer mice 作为正则式可以找到 375 个记录,用 computer mouses 作为正则式可以找到 43 个记录。这说明 mice 和 mouses 都可以用作鼠标的复数义,但后者远不及前者通用。

三、如何客观看待语义阻碍现象

在英语词汇学习和研究中会发现语义阻碍有时似乎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期望的格局发生,英语学习者不免会对这种语言现象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或者误解。Haspelmath 和 Sims (2010: 125) 认为,语义阻碍有很多令人费解的例外情况。英语中有像 piety/piousness, curiosity/curiousness, accuracy/accurateness 等很多成对的同义词,我们可能希望上述各组词中的第二个词因第一个词的阻碍而不出现。Adams (2013: 13) 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认为语义阻碍虽然存在,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并未起到阻碍作用,因为有时候需要表达微小的语义差别。他还举出了 Guardian (1996) 曾举过的例证来说明问题。

(1) ...everybody he knew delighted in him, in his spirit, his talent, his wilfulness and—let it be said—his difficultness.

认识他的每个人都喜欢他,喜欢他的精神,喜欢他的才能,喜欢他的固执,老实说,甚至喜欢他与人难以相处的个性。

有些情况下语义阻碍比理想的模式会复杂许多。Aronoff (1976: 43-44) 认为, 对于一个给定的词干 (stem) 而言, 如果它既存在以 -ous 为后缀的形容词形式, 也存在与自身语义有关联的抽象名词形式, 以 -ous 为后缀的形容词形式就不可能再有以 -ity 为后缀的派生形式 (derivative), 因为已经存在的名词形式会阻碍新的以 -ity 为后缀的派生词产生。但是 -ous 类的形容词之后添加 -ness 构成名词的情况却不会被阻碍。例如, various 没有与之对应的非添加词缀的名词形式, 因而它就不排斥 variety 这种形式的产生, 也不排斥 variousness 的产生。但 glorious 具备非添加词缀的名词形式 glory, 因而理论上有可能成立的 gloriosity* 就受到阻碍而并不存在。上述情况似乎告诉我们类型阻碍会有失效的时候。

笔者认为, 语义阻碍有时看似失效, 其实它是以更精细的方式在发挥作用, 这种精细往往为普通的英语学习者所忽略。作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研究者, 我们更关心当语义阻碍并没有像所期待的那样发生时, 两个能同时成立的派生目的词的表义差别到底在哪里。根据 Aronoff 所说的上述情况, 当派生基础词 (如 vary) 有两个派生目的词时, 如 variety 和 variousness, 这两个词的词义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从语言经济原则的角度看, 如果它们意义完全一致, 其中必有一个就会被淘汰, 以减轻人们使用和记忆语言符号的负担。这两个词有时候可以换用, 在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中, rich variety 和 rich variousness 这两种搭配都可以找到, 此时二词差别甚微。但有时候二者却均不能替代对方, 当 variety 表示综艺节目、表演或者品种、种类时, 不能用 variousness 替换。当 variousness 表示抽象的多彩多姿之义时, 不能用 variety 替换。例如:

(2) The fashion of the youth has been various these years.

近几年年轻人服饰的流行款式多彩多姿。

如果用一个短语来浓缩上句, 则通常说成 the variousness of the youth's fashion these

years。若将该结构中的 variousness 用 variety 来替换, 则表现力大为减弱, 语义上和原句也有较大的差异。上例说明在一般情况下, 不同的派生目的词若均能成立, 最基本的前提是它们均能表达自己特有的意义。

语义阻碍还可能因为语言使用者的特殊身份或其他原因而失去应有的作用, 从而形成语义阻碍失效的特例, 结果就是 nonce word (临时造词)。在英语的使用中名人临时造词的情况不乏其例。美国前总统 George Bush 曾经使用过诸如 analyzation 和 securitize 之类的措辞, 这种措辞方式所产生的词被称为 Bushisms (布什新造词) (Harley, 2006: 177)。这些用法不能视为简单的错误, 布什的这种措辞很可能是为了吸引视听, 从而达到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

四、语义阻碍与语义限制的区别

英语构词法中有时有些规则会失灵, 但这和通常所说的语义阻碍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例如, 表示重复意义的前缀 re- 只能放在可表重复执行或实施含义的动词前, reknow* 显然不属于这种类型。因为通常情况下一旦认识了某人或某物, 就可以默认为今后一直处于认识的状态之中, 没有必要重复这一过程。换句话说, reknow* 之所以不成立, 是因为它本身在构词过程内部出现了语义自相矛盾的地方, 而不是先前就存在的某词具备了 reknow* 的含义而排斥它的存在或者词汇化。Haspelmath 和 Sims (2010: 287) 将这种现象称为语义限制 (semantic restriction)。

英语中有很多词缀同样会遵循语义限制这一原则。Lieber (2009: 36) 认为, 动词前缀 un- 经常放在表示非永久性结果的动词前面构成新词, 表示相反的过程, 否则不适合添加该词缀, 如 dance, push, yawn 均不是结果, 而是行为, 故不能加该前缀。动词 explode 虽然也是一种结果, 但却属永久性的, 自然就无法复原结果之前的状态, 故也不能添加该前缀。但 tie, wind, knot 等动词既表示结果, 又属非永久性结果, 故可添加 un- 前缀构成新词。

当碰到 unkillable 这样的词时, 不要武断地认为该词是以 unkill 为词基添加后缀 -able 而形成的。因为根据上文的论证, unkill 本身是不

成立的, *unkillable* 只能是以 *killable* (适合宰杀食用) 为词基添加前缀 *un-* 而形成, 表示不适合宰杀食用等义。

从以上论证可以看出, 语义阻碍和语义限制均对英语构词的合格性及词位的格局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语义限制主要是局限在词的内部, 即词的各构成要素之间不能存在语义相互矛盾的情况; 而语义阻碍则往往来源于词的外部, 即某一词之外的其他词的存在影响了基于该词的某种派生词的形成或某一特定义项的成立。

五、语义阻碍对句法的有效和无效

对语义阻碍现象的研究一般都是在词法层面进行的, 而且最为典型的情况往往都是以简阻繁, 如用 *thief* 阻碍 *stealer*。但语言事实告诉我们以简阻繁的情况可以超越词法而影响到句法。Aronoff 和 Fudeman 认为, 英语中可以说 *this morning, this afternoon, this evening*, 但却不能说 *this night** (仅限今晚义, 若视为自由词组表示这个晚上时则另当别论), 理由很简单, 英语中有现成的更为简洁的词汇形式 *tonight* 可以表达相同的意义。这说明词汇形式阻碍语法形式在英语中也是很正常的, 理由也是不言而喻的, 表达相同的意义, 词汇形式显然比语法形式 (词汇形式按照一定要求组合) 更为简洁直观。

如果某种意义通过词汇形式和语法形式表达均可, 是否就意味着语法形式一定会被阻碍, 答案是否定的。英语中有不少类似 *disbelieve* 的这样的词, 由一个表示否定的前缀添加在一个动词前构成与该动词相反意义的新的词位, *disbelieve* 大致相当于 (do/does) *not believe* 的意义。根据上面的实例所体现的原则, *disbelieve* 并不能阻碍 *not believe* 这种更加复杂结构出现。

(3) *She does not believe Tom because he is a professor.*

She disbelieves Tom because he is a professor.

上述两句的意思看似很一致, 其实是有差别的。第一句通常是指她相信汤姆的话并非因为汤姆是教授。如果通过口头形式表达, 且在 Tom 之后略有停顿, 该句也可以表示她不相信

汤姆的话, 因为他是教授 (她很可能对教授存在着某种偏见)。第二句所表达的意义是十分明确的, 不存在任何歧义, 即她不相信汤姆的话, 因为他是教授 (背景信息同上)。上例表明英语中有些动词的否定意义可以通过词法和句法两种方式表达, 但相互之间却并不形成语义阻碍。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进入句法结构之后的 *not* 不一定是对紧跟在其后动词的否定, 而可能是对其他成分的否定。上述第一句中的 *not* 便可以是对 *because*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的否定, 而第二句中的否定意义已经通过词汇化的方式凝固到了 *disbelieve* 这个单词上, 这就使得否定的对象变得明确无误, 而且语义也明显加重。正因为如此, 二者是不能随便替代的, 也就不会形成相互间的阻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带有否定义前缀的英语词位存在的必要性。

六、结语

语义阻碍在英语词位构成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中均起着相应的作用, 它涉及的是词际之间的关系, 最为典型的结果是词位之间有你无我或有我无你的格局, 是为减轻人类使用语言的记忆负荷而形成的。与此相关的另一概念语义限制涉及的是词内各构成语素之间的关系, 主要体现在构词语素之间不能存在语义上相互矛盾现象。当然语义阻碍也有失效的时候, 这一般是由于语言的使用者为了追求某种表达效果而人为地违反英语构词中的某些常规所致。语义阻碍在很多情况下行使着一种倒逼机制的功能, 迫使英语学习者重新思考和认识那些看似差别不大的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进而提高英语学习者对构词法使用的准确性, 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和全面地看待英语词位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 在研究语义阻碍的过程中, 关注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双文庭、夏子宜和马阳 (2015) 认为, 英语-(a)tion 型动词名物词宏观上讲具有抽象和具体两种对立的义, 如 *create* 的名物词 *creation* 既可以表示抽象义创造, 也可以表示具体义创造物、产物, 但 *destroy* 的名物词 *destruction* 虽可表示抽象义毁灭, 却不能表示具体义毁灭之物^⑥。导致这种语义分布不对称

性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的认知规律,即在任何事件中具有可视性的参与者相对不具备可视性的参与者而言更容易成为注意的焦点,因而与此相关的词汇意义就更容易凝聚在这类名物词上。就上述情况而言,造物显然具有很好的可视性,故凝固成了 *creation* 的一个义项,而毁灭之物显然可视性较差,故没有凝固成 *destruction* 的一个义项。双文庭和马阳(2013)

还认为,英语形容词 *plantable* 一般不具备(植物等)适合种植的这种意义(尽管从理论上讲似乎可行),这主要是因为该派生词词义信息的饱和度较差所致。这里所举例证虽然难以归入本文所探讨的语义阻碍的任何一种情况,但却与之有着重要的联系。弄清这些相关的研究对推进英语语义阻碍的全面和深入研究无疑也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 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按照 Cruse 的体系理解,同一个词位下不同词汇单位的词汇形式一般是相同的,但具体的单词形式(经过屈折变化后的形式)则可能不同。例如, *hang* 作绞死义解时,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均为 *hanged*,但作其他义解时,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均为 *hung*。
- ② 派生目的词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若不成立,即为受阻词(*blocked word*)。
- ③ 语义阻碍并不排斥用一种派生形式阻碍另一种派生形式。
- ④ 这里的 X 理论上可以看成是动词词根 x 的派生词,但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受阻词,它只能结合具体的意义而通过变体形式表现出来。
- ⑤ 根据 Plag (2006: 553) 的观点,类型阻碍(*type-blocking*)是与实体(*token-blocking*)相对而言的,前者指用已经存在的同义词来阻碍潜在的、合格的新的词位产生,如用 *thief* 来阻止 *stealer* 的出现;后者则指用一种构词规则来阻止另外一种与之竞争的构词规则,用 *-ness* 来阻止 *-ity* 添加在形容词后构成名词。
- ⑥ *destruction* 的具体义为毁灭原因、破坏手段等。

参考文献:

- [1] Adams, V. 2013. *Complex Words in English*[M]. London: Routledge.
- [2] Aronoff, M. 1976. *Word Form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3] Aronoff, M. & K. Fudeman. 2011. *What is Morphology?*[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4] Blutner, R. & T. Solstad. 2001. Two Case Studies in Lexical Pragmatics[A]. In E. Németh & K. Bibok (eds.) *Pragmatics and the Flexibility of Word Meaning*[C]. Amsterdam: Elsevier.
- [5] Carstairs-McCarthy, A.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Morphology: Words and Their Structure*[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6] Cruse, D. 1986. *Lexical Seman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Haspelmath, M. & A. Sims. 2010. *Understanding Morphology*[M].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 [8] Harley, H. 2006. *English Words: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9] Lieber, R. 2009. *Introducing Morpholog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Jäger, G. 2007. Game Dynamics Connect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A]. In P. Ahti-Veikko (ed.) *Game Theory and Linguistic Meaning*[C]. Amsterdam: Elsevier.
- [11] Plag, I. 2006. Productivity[A]. In B. Aarts & A. McMahon (eds.) *The Handbook of English Linguistics*[C].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12] 双文庭, 马阳. 2013. 基于语义角色的英语 V+able 型形容词的语义指向探索[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6): 24-27.
- [13] 双文庭, 夏子宜, 马阳. 2015. 基于论元结构和论元角色的英语-(a)tion 型后缀动词名物词具体义研究[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3): 9-14.